

北大荒作家文库

金色的网

曲洪智 著

哈尔滨出版社

文学走进新世纪

——《北大荒作家文库》序言

韩乃寅

这几年来北大荒文联连续出版了几套文学丛书。继 1998 年《北大荒文丛》问世后，今年在跨进新世纪之际，又编辑出版《北大荒作家文库》。这套丛书的作者，有坚持在北大荒辛勤笔耕 40 余载的老作家；有生活在基层长期从事业余文学创作的中年作者；还有在改革开放的氛围中涌现出来的青年文学爱好者。这套丛书体现了北大荒老中青三代文学创作的成果，因此，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。

《北大荒作家文库》，有长篇小说、中短篇小说、散文等门类。这些作品从不同的视角，不同的方位反映了北大荒这块土地在漫长的岁月里的开发、孕育、成长和变化；反映了广大垦荒者怀着满腔热情艰辛的开拓和无私的奉献。

丛书的作者大部分生活在基层，他们是啜饮着黑龙江、乌苏里江的水成长起来的，他们和黑土地相依相伴数十年，有着浓浓的乡情。读了他们的作品就是读了一代垦荒者心灵和命运；就是读着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一种精神力量。更值得一提的是这套丛书中的某些作品，是以作者独立的、独有的见解，不回避苦难，不掩饰矛盾，突破旧的思维定势，因而使人感到眼目一新。

得还有两首反映渔工生活的小诗见报(现在想来,那根本不是诗,只是几句顺口溜)。几篇网滩之作屡屡得手,使我几乎有些得意忘形,向前一瞅,似乎已见到了文学殿堂的踪影。

当十年浩劫之后重新拿起笔来,我才发现那虚无缥缈的文学殿堂,根本不是我这凡夫俗子登得的。虽然那时我陆续发了点东西,但越写越艰难,越写越惶惑。写什么?怎么写?简直是束手无策。我曾写了篇文章,记述我那时的情况:“饭后茶余时,我走进寂静无声的办公室,灯明几净,创作环境已今非昔比。可往往是,烟缸里的烟蒂小山似地起来,稿纸却一尘不染。苦恼中,有时偶然抬起头来,瞅瞅墙上那面悬镜,镜中显出一个秃顶、满脸皱纹且一副受苦受难者的形象。我真不敢相信,那就是我。

后来,在一次笔会上认识了王左泓。我陪他去网滩走了一趟。我给他讲了不少网滩上的故事。他对我说,你这些故事是非常好的创作素材。你就写这条江吧,能写出100篇!

当时我很吃惊,自己不经意的东西,怎么在人家眼里就变成了宝贵的素材?这可能就是“久入兰室不闻其香”的道理吧。后来,我把主要创作方向,重新转入创作之初的大江了。

说起来,我曾先后干过建筑小工、车工、渔工,又当了机关干部。可在我的生命历程中,那8年渔工生活烙印最深,我曾把它视作苦难。现在想想,苦难对一个人来说,特别是对一个搞创作的人来说,并不一定是坏事。正像老人家说的,坏事可以变好事。苦难的经历,对你是一种考验,可丰富你的情感,充实你的生活,更重要的是,它将成为你搞创作的源泉。

我随着自己江上生活的经历,躬身伏案,泪汗交流,将脑海中永远鲜活的老渔工们的独特经历,网滩上的奇闻轶事,炼制成篇,然后像投求爱信似的虔诚地投进邮筒,开始掰着手指头期待着。不是期待那稀汤寡水的稿费,像我等之辈,若靠创作得稿费,准得成

为特困户。何况史有陶渊明乞食，曹雪芹喝粥当例。期待的是，我的习作能得到编辑的承认，把它变成铅字，让世人了解江上“低层次”小人物的生活况味、质朴本色及所爱、所恨、所求等等。

我的期待不算落空。先后有短篇小说《最后一网鱼》、《网滩上》、《蓝月亮》、《太平湾》、《刷江水》、《欢唱的江水》等问世。有《网滩渔歌》、《冬江夜宿》、《风浪的洗礼》、《异国的汉子们》等 10 余篇渔村散记系列散文发表。还有专写人物的《水鬼》、《猎圣》、《骚仙》、《神舵》、《老右》、《老乡》等近 20 篇“网滩人物系列”刊出。

说实在的，在创作这些作品时，我并没有刻意地追求什么效果，反映什么主题，只是随意地将曾与我血肉相关的人和事记录下来。说来惭愧，有些作品，如“网滩人物系列”等，连我自己也说不清哪些是小说，哪些是散文？1993 年秋参加了一次散文笔会，结识了《小说林》编辑戴洪龄，我为她写了两篇散文，《击毙熊大王》和《夜猎》等作品刊出后（《小说林》1994 年第 2 期），竟编排在短篇小说栏目内。一个连文种都分不清的人，创作时又思之过少，开掘不深，其作品品位自然不会高。我很同意戴洪龄对我一篇作品的评价，其实那评价适合我发表的所有作品。她说：“你现在写的稿里，人在其中，只是一个自然的人，这一点其实很好，只是少一点‘品味’，对这种生活，对这种人生的‘品味’。不过，要做到这一点其实很不易。这就使我理解了你为什么喜欢《鱼王》了，你倒是该好好进一步理解《鱼王》的，把今后的东西再写得大气一点。这种大气则要靠你对这种生活的‘品味’了（决不仅仅是对这种劳动过程的品味），有了这种‘品味’，作品就会丰厚，作品就会生出意蕴、意境。这其实是你这位作家的胸怀和追求以及对人生的体悟。”

我知道，我很难做到这一点。

当我开始觉得笔调真正沉重起来，自觉与不自觉中把那种社会责任感以及忧患意识揉进我的作品中时，那是 1993 年我回水产

公司任党总支书记以后的事了。

早就耳闻水产资源逐渐枯竭，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，我钟情的这条曾是淌金流银的大江，资源已枯竭到如此严重，好多珍贵的鱼种少见了，或者干脆不见了。以往曾热闹非凡的“鲑鱼期”，因大马哈鱼已少得可怜，早已“无期”了。渔工们在抱怨，昔日辉煌的水产公司，已是危机四伏了。可这一切是怎样造成的呢？无数事实使我明白，那是人类破坏了野生世界和生态环境的必然后果。

我心情沉重地行驶在网滩之间，于是便有了那篇《网滩纪行》（《小说林》1996年第2期）。我在此文最后写道：“外面，风已停，浪未静，哗哗的浪声不绝于耳。那是江的哭泣？河的呻吟？也许那是垂死的大江最后的忠告：人们哪，救救大江！”

面对已枯竭无鱼的大亮子，和已撤销搬迁的亮子队旧址，我写出了《亮子口断想》（《北大荒文学》1996年第4期）。我在文中写道：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我们扬弃水土，水土就不会收留我们。像亮子队这种此处不养人，自有养人处的迁徙何时休？难道等到处处不养人时，我们两手空空，裸露着身体徒然四望，空对苍穹时才流下忏悔的泪吗？”“不能等了，不能等了！等到我们人人感到窘迫和羞耻的时候，一切就更加晚了。……我知道，拯救鱼类，就是拯救我们自己。”

在大江冰开时，看到和听到人们不顾生命疯狂地扑向大江，无节制地掠夺资源，我写出了《看开江有感》（《农垦日报》1997年5月3日3版）。我写道：“60年代，我在江上8年风雨漂泊寒暑交错，却从没发生过今天的一幕。那该不单单是计划经济压抑了人们的‘物欲’，人们才循规蹈矩？而现今社会已有极大进步，市场经济解放了人们的手脚，可也不该为了金钱失去理智，疯狂地甚至是昏庸地玩命吧！”“渔工违章作业，农民偷捕下江，什么规章制度全不在话下，这岂不成了一群麻木之众？一个民族，如果是麻木的一群，

这个民族还有什么希望？”

我在《呼唤河鳖》(《农垦日报》1997年2月22日3版)中感叹：“我想，如果世人再不举起仁人之手，保护、挽救穷途栖息的生物，总有一天，我们将像呼唤河鳖一样，徒劳地呼唤失去的一切生物！”

除了散文之外，那个中篇小说《漩涡》(《北大荒文学》1997年第4期)，也是我对生态问题、不正之风问题以及现今青年就业等群众关心的“热点”问题，经过思考之后创作出来的。

尽管上述作品仍然是肤浅的，更谈不上什么“档次”，但毕竟揉进了我的思考，揉进了我的良知与责任。

前几年在《读书》上看到一段话，当时我记了下来，那段话是：毛主席说，屈原下放劳动，接触人民，才写出了优秀作品。

我不敢同屈原相比，也没有写出优秀作品，但我同屈原一样，应该感谢生活的赐予。如果没有江上8年亲身经历，没有3年供职水产公司的感悟，恐怕至今我连这些土腔土调的作品也不会有。既然我是“生活是文学的唯一源泉”的忠实信徒，又不怕脑袋更秃，脸上的皱纹更多更深，准备继续“为赋新诗强说愁”，那么，我会更加热爱脚下这片黑土地，以十倍的关注，百倍的信心，投身到波澜壮阔、五彩缤纷的生活里去，争取创作出比较丰厚、富有灵智的一些作品来。

1998年4月

目 录

第一辑 亲情履痕

- 1 心河
- 4 父亲的幸运
- 7 母爱新悟
- 10 由《咱爸咱妈》想到的
- 13 鸟的话题
- 16 人老越觉老伴亲
- 18 大海·皎月

- 22 迟到的荣誉
- 25 民主选举
- 27 感受故乡

第二辑 金色的网滩

- 34 金色的网滩
- 37 初作赫家客
- 40 喷香的塔拉哈
- 43 风浪的洗礼
- 46 异国的汉子们
- 51 八岔岛上的往事
- 59 猎狗疤痕
- 64 垂钓奇闻
- 67 话说六须鲇
- 69 冬江夜宿
- 74 夜宿春风岛
- 77 闲话捕鳊
- 80 网滩渔歌

第三辑 江河的呼唤

- 85 亮子口断想
- 89 呼唤河蟹
- 92 关于鲟鱼的话题
- 96 看开江有感
- 99 冬夜渔火

- 101 网滩纪行

第四辑 人生百态

- 105 老乡
109 老右
113 老坏
116 守
120 鱼圣
124 锁着眉头的“莫日根”
128 孔氏玄孙
131 呼噜匠
135 五爷
140 你的名字仍然鲜活
143 她嫁给了北大荒
146 他爬行在山路上

第五辑 沧海拾贝

- 149 兀惹城怀古
155 夜闯乞勒伊
158 危楼惊梦
161 黑土的灵性
164 不尽的追思
166 千里摄荷塘
168 文章就该这样写
170 为了忘却的纪念

172 这样执着究竟为什么

175 时代呼唤着北大荒文学新的春天

附 录

178 下江网滩的渔汉子

181 喊山的汉子

184 散文·老曲

186 记忆深处

188 老曲印象

192 后 记

心 河

兄从故乡回，捎给我一个苦辣酸甜的故事。故事的主人是恩于我的大叔，和幼年时曾给过我疼爱的大叔的前妻、我的老婢。

已是66岁离休的老干部的大叔，恰在兄回乡的日子里，也从贵州回到阔别已久的故里。大叔深知此次回乡，将是他有生之年最后一次，便带着对故乡永难割舍的至情至意，遍访了亲友和旧地，生发出无限感叹。这些，在大叔返黔后给我写来一封长达18页的信中，都有详尽的叙述。可是，他回乡的另一隐情，就是要见见已离异40余载的前妻，却在信中只字未提。

兄说，大叔临行前几天，突然对他说：老大，能带我去见见你老婢吗？兄答，等哪天有空我带你去。可我的大叔，终未能等到兄长带路，便按捺不住急切的心情，决定自己前往。

靠猜想，我无法穷尽当时大叔行进在九曲十折的村街上的复杂心情。但我想：大叔一定是早已忘却了他与老婢曾是一对冤家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我家后院很少传出甜蜜的笑声，常有的是，惊心动魄的器皿的破碎声和老婢尖厉的哭嚎声。

老婢长得不俊也不丑，个头高高，与大叔身材相仿。论力气，老婢不亚于大叔。

一次，大叔与老婢又厮打在一起，母亲拉不开，就喊父亲过去。

等父亲来到后院，大叔虽然已成为老婶的“坐下骑”了，还败将不失英雄之气，手里死死揪住老婶一绺儿头发，从老婶双手卡住的嗓子眼里，挤出的声音还相当威武：敢不敢啦！敢不敢啦！

父亲哈下腰来，很费劲地在大叔并不丰满的两腮上，奏响了“息兵曲”。

后来，叔婶之战越演越烈逐渐升级。

后来大叔离家去了“抗大”，好多好多年都没有回家。在我上小学3年级时，老婶终于抹着眼泪改嫁给我同村一个异姓叔叔。从此天各一方，40余年，大叔与老婶再没有见面。

现在，我已年迈的大叔，千里归乡，踽踽独行在村街上，渐渐向老婶身边靠近，要去打开禁锢多年的心门，让心河流淌。

大叔并不知道老婶的确切住处，他只知道住在村东称为“赶集道”的地方。说来凑巧，当大叔来到“赶集道”时，一眼就见到一个高高的老妇在门前晒草。那就是我的老婶。见到老婶的身影，大叔有似曾相识之感，便心里一动，两腿微颤地踱到老婶面前。面对老婶慈祥又深带晚秋憔悴的面容，大叔不敢断定那就是他的前妻，在他的记忆里，前妻的面容还是鲜活生动的。大叔只好颤着嗓音探问：“请问，你是老杨吗？”

老婶抬起头来，奇怪地审视着面前这位陌生人，回答：“我是姓杨，那么，你是谁？”

大叔报出了自己的姓名。

报出了姓名的大叔，心里很是不安，他死死盯住老婶手中那把草叉，生怕它会迎面飞来。可那把草叉，拄在老婶手中，像怕冷似的微微抖动。大叔这才敢放开胆子讲话。

“我记得你长我3岁，今年该是69岁了，你的身体还好吗？”

老婶答：“还好。”

大叔又问：“你的生活和家人都好吗？”

老婶说：“都挺好。那么你呢？”

大叔说：“我也挺好，家里也好。”

老婶说：“别在外面站着了，快进屋里坐吧。”

大叔忙说：“看到你一切都好，我就放心了。你快晒草吧，我走了。”

心门乍启，心河汹涌而来，早把大叔深思熟虑过的满腹语言冲击得七零八落，已是“拟歌先敛，欲笑还颦，最断人肠”时了。大叔不愿老婶看到他老泪纵横，只好道一声“多多保重”，便转身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事后大叔很带感情地对兄说：“我很感激你老婶没有不理我，她态度和蔼，说话平和，想想我有好多对不住她的地方。我走后你去看看你老婶，说说我这个意思。”

可我的老婶并不认为大叔曾愧对于她。当兄遵嘱去看望她时，老婶满含眼泪地说：“那天你大叔站在我面前，我做梦也没想到会是他。40多年了，他还没有忘记我，这次又能来看看我，我从心里高兴。”

老婶还说：“我不记恨当年你大叔不要我了，其实他是个挺随和的人，都怨那时我们不定性，天天瞎吵，就吵生分了。”

老婶最后说：“你能不能写封信给你叔，告诉他，我不恨他，我这都好，让他再不要记挂着我了……”

多么好的两位老人哪！不知不觉中，兄的叙述深深地感染了我。我久久无言，双眼涌满泪水。我觉得我已深深地理解了两位老人的心境。悠悠岁月，似水流年，早已滤去了他们粗糙的记忆；晨露夕照，日精月华，积淀了他们心中的真善美。在他们行将就木之前，不愿把遗憾带走，要把一腔真情留在人间，这是多么好的愿望啊！

1992年10月

父亲的幸运

——谨以此文纪念我的母亲

我常想：父亲真是幸运，娶了母亲这样的好妻子。

作为儿子，我不知道年轻时的父母是否情投意合？是否生活真正和谐幸福？我只知道，晚年的父母，真是相依为命，形影不离。特别是在父亲重病期间，母亲为父亲作出的奉献，称得上是世上最贤惠的妻子。由此，我也真正体会到母亲的伟大。

那年，年过花甲的父母，相携离开生养他们的齐鲁大地，投奔到佳木斯市弟弟处。可父亲没过上几天清闲的日子，便突然患脑血栓瘫痪在床，一躺就是10年。虽然我们兄弟三人近在咫尺，可都有一摊自己的事业，护理父亲的重担就落在母亲一人身上。

10年，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一瞬间，可对一个已经年迈又要护理一个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病人的人，那该是一段多么艰难的历程啊！常言说：久病床前无孝子。那么，久病床前有贤妻吗？我敢断言：有！那就是我的母亲。

从父亲患病起，到母亲去世的9年间，为了护理好父亲，母亲从未脱衣睡过觉，不论昼夜，每隔半个多小时就帮父亲翻一次身。

因此，父亲卧床9年，全身皮肤竟无一处损伤，免受了瘫痪病人褥疮之苦。9年中，父亲一直由母亲喂吃“小灶”，儿女亲友送来的水果、罐头、糕点等物，母亲从不沾唇，全由父亲一人独自享用。因此，病中的父亲总是红光满面，而母亲却日日憔悴。我探视双亲时，常对母亲说：“妈，你这样啥也舍不得吃，身体垮了可怎么办？”母亲总回答：“我无病无灾的，吃点啥还不行？你爹不是有病吗。”

父亲病后的第3年，我去看父母，发现母亲消瘦苍老了许多。我问母亲：“妈，你怕我爹死吗？”母亲回答：“怕。”我再问：“3年了，一把屎一把尿的，你还没侍候够爹吗？”母亲抬起头来不解似地望望我，然后说：“怎么会侍候够呢，你爹虽然不能动，也是我的伴儿，他若走了，我不就冷清了？”我理解了母亲的心情，从此再不在母亲面前提这类话题了。

在父亲病后的第7年，父亲的大弟不远千里从贵阳市赶来看望父亲。已年近60岁的大叔，耳闻目睹了母亲为父亲做出的一切，便“噗通”一声双膝跪在母亲面前，声泪俱下地说：“老嫂子，我谢谢你了，也替我哥谢谢你。我哥有你这样的好老伴，真是他的福分。”母亲慌忙扶起大叔说：“老二，快别这样，那是我的份内事。有我在，你们都尽管放心，不要老记挂着。”那时年近50的我，也泪流满面，对这样的好母亲，我也真想跪在她的面前，说一声：“妈，我也替爹谢谢你。”

可能是磨难太多？可能是操劳过度？我风烛残年的母亲，终于未能实现她要先送走父亲的愿望，于1988年1月21日，突然患脑溢血撒手而去。兄长对我说，母亲患病不懂人事时，头是弯向父亲一边的，两眼无光地瞅着父亲，一手搭在父亲身上。不知是她想带领父亲一同上路还是不放心把父亲一人留在世上？

面对母亲的遗容，我匍匐在地，痛心疾首地呼喊一声：“妈……”

火化那天，那是一场怎样的暴风雪啊！通往佳城的大道车马断行，只有我们一行断魂人在艰难地向火葬场跋涉着。我想：那一定是母亲舍不得离开病中的父亲，在阻止我们送她先行。

母亲去世后不到一年，父亲便也乘鹤而去了。虽然我从不迷信，可当我接到父亲去世的消息时，却突然想到，如果人死后真的有灵魂的话，我倒希望父亲能快到阴间去，找到我的好母亲，那样，他们分离的孤独就会解除，他们在阴间也一定会过得很幸福。

1993年5月

母爱新悟

人到老年，总爱回想一些过去的事情，这好像是一种规律，由不得你不想。我的回想中最不能忘记的，是母亲变成一匣骨灰时的情景。那是个罕见的风雪之日，火葬场内外一片雪白，狂风怒吼着，像要刮走世界上的一切。我在风雪中挑拣着黑炭似的骨灰，悲哀地想到：这就是生我养我的母亲吗？人竟是如此脆弱，还不如寒风中抖索的一棵树，尽管有严冬，但还有季节轮回。当春回大地时，它还会枝繁叶茂，点缀在深远的生命天空，重现生机。而人却是“逝者如斯夫”。昔日音容笑貌还历历在目的母亲，转瞬间却成一匣无知无觉的骨灰，再不会呵护她的儿女。感谢上苍有知，将我滚滚的热泪很快冻结在骨灰上。既然母爱已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，我便无法和她割断，就让我的泪滴永远伴随母亲的尸骨吧。

可能年龄较大的人都有一种感觉，发生在眼前的事极易淡忘，可很远的事就像发生在昨天。我回想母亲，常常想到的是我的童年。虽然那只是一种再现的底片，可那底片极清晰。

母爱像太阳之光，是适生万物的源泉。当太阳撒给大地第一粒火种后，就让你感知她的大度宽怀，令你永铭心碑，乞得一生温暖。

我不想录下我那泛泛的回忆。因为，世人关于母亲的赞颂，早已写出了部部厚重的史诗，足够读者去拜读。虽然我也写过《父亲